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四

庚申季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援遼正苦兵少援將
忽報兵逃事必有因漸不可長懇祈

聖明亟議處置之法併議料理之人以肅軍紀以
重軍務以銷地方釁端事職連日接遼東摺
報見經畧熊廷弼一疏爲遼左將帥同盟文
武和附爲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寡糧匱各
道缺人不得隨心應手得當圖報以紓顧憂

內稱總兵與總兵盟將官與將官盟皆宰牛
歃血誓同殺賊于是乃敢主張守瀋以爲南
顧遼海北窺開鐵東逼賊巢漸進轉蹙之計
職一讀之不覺躍然色喜何向來冰泮瓦解
之象頓成珠聯璧合之景一至此也而猶慮
無兵調遣無餉食用無道臣以供任使之爲
兢兢矣又見撫臣周永春一疏爲廣寧急需
將官推補無期懇乞卽

勅該部速爲推補以救河西半壁事內稱西虜陰

與奴約分犯遼廣祇緣遼潘綢繆漸有次第
奴酋不敢輕入而陰嗾西虜乘河西兵虛先
謀入犯其意不在搶掠而在尅城使河西不
守糧道斷塞遼潘坐困而後奴乘之職一讀
之不勝愕然竟飛何奴酋虎蹲鷲伏之態愈
幻愈竒妙巴陽順陰逆之情日反日覆一至
此也而惟有速補將官多添兵馬保河西正
所以保河東之爲皇皇矣總之在經臣亟于
用兵以恢如綫之疆而餉以養之道臣以彈

壓之均爲救焚拯溺之圖在撫臣亟于索兵以禦方張之虜而邊長兵少此顧彼遺恐有捉衿露肘之患不謂延綏援遼遊擊袁大有領兵一千甫至昌平而夜半脫逃者輒有七八百名之多也據總兵王國棟則以延綏援遼兵馬于十六日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至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七八百名脫逃向南去訖報矣據遊擊袁大有則以各兵悞聽過路謠言有調去援兵剃眉毛刺面發赴

做工等語至三更時分忽有七百餘兵各持
刀箭兇勇徑向蘆溝橋逃走卽星馳赶上招
撫不回向南去訖請乞行文嚴拏謹傳之人
以正法報矣臣一閱之不覺奮然髮豎何將
無才能兵益驕悍一至是哉夫此援兵也固
遼東經臣所推心以置盼眼欲穿冀到一兵
卽得一兵之用者也亦該鎮撫臣所極力抽
募百方鼓舞冀發一兵卽收一兵之效者也
柰何哉千里而來一言而散全無破浪冲風

之氣頓見鳥驚獸駭之形得無統兵將官訓練無法約束失宜與抑行糧料草之支給有乾沒與榜拷箠笞之軍令有偏僻與種種情節難以懸度應行查核嚴爲議處不則流言止于智者匹夫至愚而神彼皆邊鄙人也習聞虜情習見將令無辜受黜從來有此法否有家難逃皇皇其何之乎况遼難未歇調募無期人將效尤綱紀安在于此而盡寘之法不可于此而任委之去不可惟乞速降一諭

若曰逆酋不道侮我

天朝蠶食我邊圉虜劉我人民殺戮我文武將士
普天率土義切同仇是以有徵調之役凡爾
從征遠戍跋涉間關背離鄉井時厯軫念一
切安家行糧犒賞亦時時與地方官約槩從
優厚儻

天心厭禍逆賊授首爾衆之功當重賞賚尊顯之
柰何輕聽浮言遽爾叛去自罹法網甘爲僂
民此必有一二奸弁猾卒造言生事煽惑軍

心法在不宥爾衆其公舉以聞爾軍士速行
悔悟勿自疑阻整隊前來矢志滅賊當盡赦
大小前辜加與更始决不食言以此頒布中外曉
示民有不鼓舞踴躍懲前毖後者職不信也
不此之圖而泄泄如故望望皆然竊恐自有
遼事以來人如湯火之赴家若追呼之驚冲
途之民心以驛騷而思亂灾稜之赤子以加
大陣大陣派而無生遠調之士卒以無犒而决志迯回
之兵衆以無歸而逞狂河决魚爛非朝伊夕

杜釁銷萌定計須蚤願

勅當事者之亟圖之也再照遼左需兵需餉道臣
皆急着也兵問司馬而司馬執要其執詳全
在職方今職方卽請告出城業已兩月無復
任事之理矣而該司迄今尚未有專屬也雖
署篆員外仙克謹才識素優擘畫儘裕而代
庖終非專責任事不無抑遜向來條陳者欲
以儀郎湏之彥以京卿兼管職方事旣爲衆
望攸歸又有故事可按所當亟允銓印速令

商確具題或以之彥擬陞調補或以克謹就
近推補一則長駕遠馭一爲熟路輕車均于
軍政有裨者也餉問司農而司農執簡其執
煩全在司官乃山東司郎中張國銳蒞任受
事已逾二載而衿肘盡露庚癸頻呼其能已
見于天下矣而遼餉抵今茫茫尚無了期也
雖國銳未見撒手而遼軍急同燃眉向來建
議者欲專設一遼東管餉卽中而以山東九
邊屯塩等務仍屬舊郎中庶頭緒有分清楚

亦易且舉有才望二臣姓名具在

御前以其本衙門官習本衙門事恢恢遊刃有餘
地者此宜該部開名咨送柰何不察反請下
吏部檢推一員仍向舊郎中就正哉至海陸
二運陶朗先之在登萊袁應泰之在永平大
有功焉雖在賢者賞不以勸然國家激勵勞
人可無優厚應泰已陪推建牙崇廡不遠若
朗先以驛傳付使強之督運不惟料理航海
兼且召買糧石陶之題目更難于袁乃以憲

副加銜大叅此出撫按奏請者而天官曹恡不肯予是亦今日之當督戰不封林野也
勅令舉行也將帥不提掇則不奮兵馬不操練則不整糧餉不趨運則不前此等責任專屬道臣而遼左道臣原額無多今何落落如晨星也遼陽道以病去矣開原道以艱行矣贛畫以正月回籍議改監軍道矣祇以銓宰乏人致令推補無日閣部請之不報言官請之不報該銓屬叩閣之章舌敝穎禿而亦不報即

聖躬方在調攝而舉手無難檢發豈閣臣之票擬
未當

聖裁抑

聖心之眷注別有他屬

陛下宜自爲社稷計不俟職言之媿媿者也職猥
以草茅謬叨侍從拮据于孤垣之旁午奔馳
于同舟之乏人四顧徬徨一身狼狽輒敢觸
事盡言罔識忌諱伏惟

聖明垂察施行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膠昌海道通行淮船不必起陸各分統轄以急軍興事案照先准督餉部院李長庚咨爲遮船改造已久萬分不
宜航海內稱遮洋一總國初舊例而淮揚之
運乃東征所行今遮船不可行而三十萬漕
糧不減希議多催沙淮二船以一半由海一
半運至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入海而多助
登州以船則膠萊遺議尤百世未盡之利此
登州道陶副使設有餉道徐弘諫王裕國催

募空船俱達蓬萊斯近日可循之道也等因
又准戶部咨爲糧草罄盡至極軍馬餓損可
憐內稱檄行防海道查照原派數目并照原
題定分管地方作速開幫揚帆啣尾務要相
繼無間每半月將運過數目報部查考等因
隨經牌行司道查議去後今據山東布政司
呈准登州海運副使陶朗先牒呈看得膠昌
之說雖倡自本道而其立言之意蓋謂淮上
截漕由此搬運可多載數十萬便可免山東

六十萬之派今山東所派六十萬旣毫不得
減則自己之船隻尚且仰給于淮揚安得有
船以供淮人之用自己之轉運尚欲求改于
截漕安得又代淮人之搬運此又理所甚明
不待辯者況在今日淮人卽欲膠昌之路勢
亦不能求也何也餉臺初謂遮洋船尚存淮
揚有海船可催故意漕糧到膠耳今遮洋已
改造而全無海船只應天津之五百隻尚屬
未集何處覓船入海而泊至膠州又一半遠

成山而到遼也故膠昌之路一也若用截天下之漕糧以免東方一隅之加派又用見成之遮洋悉免東方之催造則淮上不覺其難而山東得蒙其惠是職倡議之初心也彼一時也若用以索東方原無船隻疲東方已竭之民力侵淮上本等之職掌加山東分外之責任舍天津已成之坦途增登萊無效驗之勞費是非職倡議之初心也此一時也夫部院移咨之意無非欲此路行而遼陽至耳今

權之遲速旣如彼較之難易又如此則淮人而治淮東人而治東亦如尸祝然者當不待職詞之畢矣等因又准分守海右道右叅政陳亮采咨稱看得山東與遼僅隔一海曩時膠船之販于遼與船之販于膠者一年何啻數十百帆俱由成山開洋而過不慮險也卽今膠州卽墨二州縣之運入遼者去年今年亦何啻數十百帆亦必由成山開洋而過不慮險也匪惟膠卽今青郡諸城日照二邑之

運亦必由之然則成山開洋之非險也明矣
今議者欲以淮運一半從膠海由成山開洋
入遼又以一半從膠起運則淮河海口而以
淮船佐山東之運夫所謂淮船者當復何徑
而入山東耶若由膠抵成山之外迤邐入登
州而抵海口則旣已過險何不順帆入遼若
抵淮由天津下濱州利津入海口則爲遠甚
費日甚多恐運舟不能待也且膠州起陸以
至海口計途幾二百里建廠站車脚之費爲

數不貲今議者以爲成功不計費然亦何苦
舍通由之徑而從迂迴之策且濫爲無名之
費卽費所不論亦安所得船則所謂淮船佐
運之說談之甚美而其實則難行者也職待
罪東方最久頗悉海道竊以爲膠卽諸日四
屬十數萬之運旣不慮險何獨淮運躊躇四
顧爲不然之慮况山東自運尤且不給安有
餘力以代淮運故特不俟會議而臚陳之蓋
利害易見一言可決也等因到司該本司看

因得淮運之取徑膠昌何昉也奔曠修途綿亘
二百非以捷也建厥車脚費更不貲非以省
也議者豈無燭此則狃于成山之險欲迂迴
以避之耳然按之昔日旣膠遼互販從來之
海舶可稽核之今時又諸日膠昌卽比歲之
飛輓有據豈四邑之人偏走歿如驚而淮之
人獨畏成山如鬼窟也總之人情只趨利避
害兩念天下事惟揆理度勢兩途今以成山
之安瀾若彼將淮運是處慈航以膠昌之展

轉若此將起陸翻成苦海奈何舍通由之徑而爲是不必然之慮况此時索厥車搬運之費求鬼輸神運而無方東省六十萬額運之糧政熬血煎膏而不足無論淮船多助與否又東人理勢萬萬不能承者若祇謂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徒屑屑于代運守催之爭猶後矣合無請乞本院裁奪具題施行等因到職該職等兩院會同看得

國朝自永樂十三年罷海運而人不習海久矣

嘉靖中從山東撫臣梁夢龍議撥近地漕糧
入海運止十二萬石耳隆慶間從總漕王宗
沐議撥淮大十四衛海運運止二十萬石耳
然皆旋運旋罷海之不可嘗試明甚今議山
東一省海輸六十萬合天下之力所不能爲
者獨令東省爲之覓船則桂蘭其柁糴買則
珠玉其粒役使則魚鱉其民日泣鮫人之淚
而徼海若之靈肝腦塗地不皇顧恤其視遼
人之有米不運有牛不養捧腹張口以待東

人之推食束手裹足以待東人之搬運勞逸
蓋天淵矣東人苦無卸身之法捉生替死如
被焚遭溺各救自身之性命此時安有餘力
急人之急故齊自爲齊淮自爲淮淮糧三十
萬數且定矣安得有一半由海一半從膠起
陸之說乎夫一船可行則千百船皆可行一
船惜糧惜命則千百船皆惜糧惜命一半旣
由海抵遼則海運通行無碍矣此一半者又
何舍通行無碍之海而必勞人以搬運也且

由膠從陸至昌邑淮河入海必淮人先艤舟
淮河以待運則可不知淮船至昌邑舍成山
何途之適從彼既有船可抵昌邑則何不載
米以徃若以空船泛成山抵昌邑以接運則
虛舟飄搖不如載滿安穩職曾偏歷膠萊沿
海之境有數里無人烟三十里無人居者間
有草房土屋不過三五舍村集不過十餘舍
起米于膠膠必多造倉廩沿途驢站必多該
安頓之所計費甚巨膠至昌邑二百里昌邑

至海口而遙在在堆積粒米狼戾淮河海口
既無天造地設之船則露積于沙灘石瀨之
間水輸陸運前臨無地且二三百里之程必
須脚力恐遼陽之買牛催車未竣而膠昌之
輪蹄又紛紛滋擾矣職以爲北海膠州卽墨
之運船必歷成山今歲諸城日照等船亦必
由成山計程已二千八百餘里且不難衝礁
冒險以期必濟矧淮船至南海僅五百里而
憂跋涉耶若謂成山險而可慮則膠卽諸日

之船先須陸運豈東省之糧不起陸而淮糧起陸耶東省之船可渡成山而淮船獨不可渡耶山東最苦無船以淮船助登州不能越成山而飛渡若從陸起運淮船乃復回淮不惟無濟于登萊而且益膠萊之擾山東運事必因此耽閣世未有舍可行之海運就難行之陸路耗有用之金錢爲無益之經費置緊用之米粟從紆緩之搬運者從膠起陸之說職前疏已折其難行非至今始有異議也軍

國大事須博訪以窮其源委虛心以求其利害居中懸斷必當採外來之見聞欲復遮洋例用官軍押運以二百年來未習海之軍一聞點運勢必驚惶逃竄河運已苦無軍海運安能強致驅而之海非逃則死未必濟遼左之饑而先壞漕運之法夫漕運者國之所恃爲安危也漕事關係甚大職不惜越俎之言無已惟有多催造淮船往膠糴販多招募淮膠往來習海之人厚其價值領運駕船徑度

成山抵遼交割彼既熟嘗海道久歷波濤隨
船什物精堅舵梢人等慣習朝夕辨風雲之
色島嶼識險阻之宜且淮船之輕捷逾于遮
洋之遲鈍于運務或有濟焉部覆所云從膠
昌一道與萊合幫而往可無他虞一言以敝
餉臣原議遮船久未習海多催淮沙二船以
完此截漕之事又云押募船由成山登州以
至天津明知由膠起運之可已職請以膠卽
諸日等船爲淮船之向導紛紛築舍之議片

言可決矣伏乞

勅下戶部覆請轉行總漕衙門募造淮船裝載遼
餉照青萊船幫徑渡成山抵遼交納施行

○廣東巡按王命璿題爲遼左安危關

神京安危主心休戚卽臣子休戚敬陳救遼機
宜以備

聖鑒採擇事今日救遼最喫緊處當申文告頒布
中外以討叛臣李永芳爲名諭建酋以天地
君臣綱常華夷尊卑名分金元僭竊終底于

滅何如悔禍歸順縛叛臣李永芳送天朝正
罪聽天朝定界今後不敢侵犯邊疆庶可免
動大兵殲滅種類相安無事建酋亦當自爲
計也不則李永芳忍心悖我勢必悖爾安用
此悖臣滋孽令爾種類自相效尤自相殘滅
以禍亂哉且以我天地

宗廟之靈

聖祖

神宗之德百神呵護萬國朝宗調數省郡數十萬

轉宗精兵謀臣如雨勇將如雲大兵掃穴爾輩安
聖廟所迓難焉諸種類中豈無有知禮義審禍福
宗風者舍彼從此去逆效順免使西北諸夷笑其
納叛臣亦令爾夷種類不自相殘滅永作天
朝不叛之臣豈不名正而義順爾其熟思之
此申文告竦人心之一策也用兵不越戰守
二策以守爲戰則可以戰爲戰則不可戰守
不越兵餉二端預餉以待兵則可調兵以待
餉則不可客兵土兵步兵騎兵一時未遽馴

習宜戰宜守宜險宜夷宜奇宜正宜伏宜陣
宜車宜騎一時未遽精練兵法云先勝後戰
不練奚以勝不勝奚以戰人人而知也西虜
未必甘心俛首爲建酋用藉款羈縻以散其
黨以孤其勢此計之得也慾壑難填夷狄豺
狼其可厭乎因以弛吾備撤吾防仗之爲吾
用倚之爲腹心可乎朝鮮俗敦禮讓獻琛歸
朝助順討罪不憚效力以滅此醜但奴酋嗔
其助順聲言犯彼以洩忿先年關白入犯彼

疆猶然費許多拮据而保護之豈以今日爲
助順致寇可坐視乎諸臣共舉劉時俊爲宣
撫使亦保護屬國之初意也然遼陽單危孤
注人情洶洶顧前失後撤一枝而馳陣永奠
堡陣鴨綠江以爲救援能乎兵法有以不救
爲救者惟在擇良將選精兵遼陽出一枝以
恢復開原鐵嶺爲左右犄角之勢聲言雪耻
搗巢彼奴酋勢方內顧何敢移一步牧馬于
朝鮮境上乎此以恢復舊疆爲保護屬國之

一策也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誠如
趙充國營屯郭子儀自耕百畝卽農卽兵家
自爲守集土著同西北之素精車騎者以練
人人盡兵客兵盡變爲土著逐堡營屯逐堡
訓練習車戰備大銃百子銃神臂弓摧山弩
築屯堡爲保障濬溝洫爲隄防虜馬不得奔
突去來無所自由夷者能使險聚者能使散
强者能使弱奴夷之長絀則中國之強伸矣
營屯畝宿重兵于金復海蓋諸州則遼陽之

咽喉不斷三岔河之要害不孤山海關之列障永固矣錢鹽馬價開納稅契百計搜括易竭也用移稅加派以濟搜括之窮車載騾馱民輓陸運易匱也用沙船海運以濟陸運之乏况營屯積貯尤所以濟移稅加派之窮沙船海運之乏乎不則無論處處調遣處處騷寒颶刺骨異域悲離人無固志能戰乎形勝未諳耳目未習半菽不充枵腹待哺能戰乎無論尾閭不足供漏卮虛內者勢必虛外

萬一奴酋不攻遼陽從長勝堡西下而攻金
復海蓋則咽喉中斷指臂瓦解誰爲轉輸誰
爲犄角乎竊計開原鐵嶺撫順清河舊疆不
復數十年亦不可戰也何者勢孤而力單也
營屯兵農之策不蚤行開原鐵嶺撫順清河
舊疆勢必不可復也非惟恢復疆圉之難卽
加派徵輸敲骸吸髓事終不可繼或慮黎庶
且生心蕭牆且釀變也何者民困而情離也
此又以營屯濟移稅加派之窮沙船海運之

言通石畫 卷之四十四 十九
乏用爲恢復舊疆之一策也其要在

聖心憂勤惕勵法

祖臨朝拔忠直召問延攬將相一心猜嫌疑貳盡
化有以鼓舞臣工培植元氣寓折衝于樽俎
以內安爲外攘耳昔宋臣李綱言三鎮國之
屏蔽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韓
琦言益養民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
日充此正今日救三韓鞏藩籬固

神京之對症藥石也

○遼東經畧熊廷弼與各衙門書稿語曰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逆奴引徽欽規例汗擬乘輿
主上之辱極矣爲臣子見此不悚肉動慙恚憤而
怒與賊共益載者必無心肝者也奴酋之禍
實釀自李氏及作難仍用李氏子爲帥一子
敗復用一子而一子又敗復得保護無恙杜
松以殺降論斬乃一則曰松再則曰松竟用
醜橫隕師殃及衆帥而護前言者猶誦忠寬
不去口官軍未集未練便謂師老財匱而馬

上促之及其敗又不徵兵集餉坐亡開鐵北
關而不悔巡撫何官忽以一言而裁又忽以
一言而復海運忽開忽止旋又忽開而又牽
于陸運直至陸運必難行軍馬已餓損乃復
從海運三道並運本謂隨俗用牛車便却買
騾車不兩月而歿折殆半計將九十三人半
屬材官便太多恡留不遣遼人倡以遼守遼
之論以取帥印印一入手遂謂遼無人募而
憚徵調者仍執前議而不移既已徵兵調將

忽又用夷攻夷謂借愍兵可勝將百員兵十
數萬致緩徵調軍不解甲馬不卸鞍卽賊一
旦放馬猶恐猝警難集何乃分撥何乃屯田
開鐵有田而軍不敢種遼瀋有田而民自爲
種田于何屯軍于何取方遣科臣到關專主
點驗忽叅其官併寢其役方謂募兵擾民忽
遣科道召募已經出募忽又議停本爲遼徵
兵措餉而又留練各處四分五裂以減其力
本爲遼設官任使而巧爲起廢徇情陞補法

套以濟其私卽如朝鮮之役若非陪臣不願
劉大行請止而官多事多徒滋紛紜竟成何
濟凡此皆係年來

廟議甲是乙非朝反暮覆事事模稜苟且人人怠
緩悅從而中間一種乖阻鼓煽困人陷人之
狀彌猶未敢遽言也按此光景與靖康一年
之中議論舉動亦何以異今人動稱兵難餉
難按靖康初李綱䟽言敵兵號六萬而勤王
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兵何其多汴梁一城

始括借繼搜括餘銀數千萬以賂金人錢何其多彼皆集于一旦我何以天下之大兩年不能備兵措餉便謂以一隅困天下而不知此乃以一隅救天下也遼惟輕一隅故亾徽欽輕一隅故北狩而今賊至令得引爲規例豈必到此地位而始兵易餉易耶或謂議兵十八萬太多耳姑母引播倭近例卽如李綱言敵兵號六萬非實有六萬也當是時河北燕雲全爲宋有金人前阻大河後抱重鎮孤

兵深入轉戰千里非如賊無牽無顧突往突
來之便也勤王師二十餘萬當之猶同破竹
豈今日心膽久破之兵而欲以十一二萬退
保城池進空巢穴以加于李綱种師道姚仲
古諸公之上此諸君子望諸帥之太過而赧
赧焉不敢虛承者也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
贊畫爲監軍道豈亦有兵餉徵繕之難閣大
老何遂不能竭力專請何遂不設法從權而
竟無一提起者獨遺弼與兩監軍道形影相

吊生死相憐以當此賊亦可愁痛之甚矣今
那慎言已久往瀋陽彈壓高出亦將赴奉集
經營遼城中僅弼獨一人支撐而頃又有憤
怒矢血之病歿活難料不得不爲力疾訴此
一段于

廟堂諸老先生之前意于徽欽規例必有爲
主上而慘然動者必有見其隨狩諸臣而慘然自
動其心者知我罪我弼固有所不避也惶恐
○ 惶恐歿罪歿罪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三
○經畧熊廷弼題爲官軍勞苦真堪痛哭懇乞

恩賚慰勞以示鼓舞事臣惟邊軍苦而遼軍更苦
遼軍苦而援遼之軍更苦彼其捐室家之樂
絕生人之歡萬里赴難與死爲隣無罪無辜
受此龐業各邊亦有工程而孰與遼東一一
從新修築之苦凡挑壕濬河造閘立關幫城
砌堞伐木燒窰打墻樹柵以及敵臺冷鋪馬
道營盤之類北城纔竣復築南城遼城纔竣
復修瀋城此皆守具之必不可無必不可緩

欲諱做工而不能欲暫休息而不得者每見
諸軍自朝至暮腹饑喉乾自冬徂夏手痺足
疼心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亦有
設防而孰與遼東經年鎮月在外暴露之苦
前姑無論只自去年八月臣到任後三帥各
統兵將于虎皮一帶荒土之間人不解甲馬
不卸鞍餐冰雪寢暑雨且十閱月每見諸軍
疾病痺腫風濕侵尋蟻虱蚊蚋痛癢作楚心
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亦有操練

亦備什物而孰與遼東事事易壞難置之苦
向來軍士不操演各挾一弓十矢至十數年
烟薰塵積竟成古董今援軍無人不演每隊
以一教五每軍日射數百矢弓折箭斷損壞
如積屢屢咨討材料調取匠役皆不見到而
遼東買一弓二兩一矢五六分更無買處至
于衣甲撒袋鞍轡皮繩諸物日日裝束時時
追逐補綻縫破無事不貴每見軍士賠辦器
物典賣行囊身無寸綿裸體穿甲心如刀割

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薪米亦有貴時而孰與遼物騰踊遼人抑勒之苦糧草貴不必言他如飯一碗賣錢九文葱一斤賣錢十文肉一斤賣銀六分一切衣食用度皆價增往日十倍而又且每銀一錢與遼人換錢五十四文及與賣物却要六十文筭每銀一兩不當內地二錢之用計步軍日費八分馬軍日費一錢三分而所得月餉那能得殼每見軍面土黃馬骨山聳枯稿奄喪無復生理心如

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臣與各官軍自出
山海關便與賊爲終始無復西還之望見此
勞苦誰忍自逸見此饑餓誰忍自飽見此用
度欠缺誰忍自費每日偕監軍道小帽短服
同軍操作往來慰勞與共甘苦每夜私念輒
愴然涕泣至終夕不寐頃者倉卒赴潘裹糧
不及運饋稍遲軍士遂有忍餓兩日者臣痛
之自起更時哭至半夜各將環立皆泣下不
忍仰視凡此皆爲軍苦也前歲誓師初蒙

皇上特頒賞銀二十萬一時士無不感奮顧其人
與骨已朽今之官軍毫無干涉也雖臣曾帶
銀十五萬兩除召募打造外閱操有賞修工
有賞設防有賞塩菜有賞絮襖有賞馬棚有
賞節旦有賞然滴水不能沃焦釜而今其銀
已罄盡也前臣已擬疏代苦軍請命忽邸報
傳輔臣方從哲揭請發銀三十萬兩頒賞軍
士無不喧誦歡感謂賞旦夕可至得緩須臾
死今見兩月寂寂無一消息又無不恚憤缺

望沙中偶語謂

皇上忘我棄我經臣終日用我力痛我苦徒假慈
悲而實不以我等苦告也諺云何以怒許不
與夫請而不與遂不復請則曷若當日弗請
而使軍士之相忘于無今日之賞旣不肯與
則曷若初亦不與而使前後之無例可比况
今日之賊視撫順初失之賊何如今日之軍
視初到援遼之軍何如今日家當粗立旬月
苟安之賞視三路未債開鐵未亡之賞何如

有益無益必有能辦之者自臣修築潘城以
來賊率大衆數萬盡屯撫順關上日日以二
三千騎深入內地距潘六十里誘我疲我沿
邊三千里墩撥軍士無不人人拿盡此月內
外定有一番大犯援遼三總兵塘報皆止報
遼鎮李總兵塘報又止報軍門不報兵部
廟堂不知若見謂此際河東稍緩而不知此正
官軍與賊揜命相持之會卽犒賞銀兩未能

皇上遽到但得

皇清通志 卷之四十四
皇上憐憫軍苦一言先爲宣慰而隨以銀至此犒
賞之極及時極得力處也今援軍之數倍于
前年又兩年以來未沐

恩賚伏乞亟

勅該部速發賞銀三十萬兩星夜解遼大犒三軍
以慰其勞而毋使怨望以感其心而毋使灰
頓臣又查得各邊將官額設廩給養廉頗厚
又不擔驚嚇不受勞苦惟日坐靜俟巡閱各
差薦叙陞轉安福尊榮何等愉快今援遼自

總兵以下賤同囚隸勞同牛馬日赴沙塲與
軍士同凶夜宿草地爲燐火作伴而廩給又
薄又有効無舉不得比于額將邀一薦剡爲
出身之地又見兵部近日加銜有布衣驟予
都司遊擊者而身在圍城反不得進一級以
爲榮每對臣言嘖嘖不平臣爲時時犒勞與
共起居飲食差爲安慰而餉司兩監軍海蓋
寧前各道及管糧同知通判各官之苦尤有
皇上不勝言者更乞

皇上下破常格

欽賞部鎮道官以下銀兩有差使文武吏士皆感
皇上異常之恩樂為用命而臣亦得藉手急急恢

拓此一塊土以還

皇上而早省中外轉餉之費此鼓舞人心一大機

括也

○薊遼總督文球題為援兵愍不畏法相率脫逃
乞賜究處並行酌議以肅軍紀以杜亂萌事
據昌平總兵官今候代王國棟呈稱有援遼

延綏將官袁大有領兵一千名前至昌平關
支行糧料草至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
七八百脫逃向南去訖等因又據昌平管糧
員外郎徐騰芳呈稱有援遼延綏兵馬一千
餘員經過本鎮行糧料草隨卽支訖至于十
七日三更時分脫逃大半止有三百餘名住
居城外查得各軍誤聽道路訛言慮恐出關
竟爾逃散該本鎮王總兵差官招之不來本
將諭之不理騷擾地方搶奪頭畜種種違法

其爲戎首今見在三百名雖言守候同行實亦觀望思變適本道移駐密雲未回人心騷動本職卽隨出示安諭再三稍稍寧安但客兵經臨米豆草束隨處關支原未裹糧相從今各軍不盡隨衆脫逃尚爲知法且往來招撫動經旬餘若使芻糧無資必至驛騷居民且又借名掉臂該本職暫借行糧三日以安其心計顆粒束草皆關國儲相應呈請或止准三日或于離鎮啓行日止支等因又據壩

州道呈據良鄉縣申稱有延綏逃兵約近一
千人由昌平起行從蘆溝橋而來道經本縣
呼譟而南一帶關廂雖無搶奪之擾而鷄犬
不寧田禾殘食在在不免間有棄盔甲而不
顧棄原騎疲馬而奪驛馬官馬以往者擬合
轉報等因各到臣除臣批行昌平餉司將糧
草姑准照日支給復行各鎮道嚴拿倡首者
解赴正法隨從者招令入伍見在者速令先
行以絕觀望外該臣看得遼當敗師之後人

懷裹足之心各兵馬之憚于入遼也無人不
然亦惟有領兵之官撫恤有方約束有法纔
得鼓舞此輩以收其一臂之用耳邇來所募
之兵不及所調之兵領兵之官却非募兵之
官故兵馬之精銳者日見其少而兵馬之逃
斃者日見其多每遇簡兵殊爲短氣祇緣逃
兵之數多未敢白簡從事有細打以示警者
有押回以補逃者有姑令入遼戴罪以管事
者臣一一列其狀以報之樞部轉行募兵衙

門多方嚴緝勿令此輩之漏網矣不謂有領
兵千名逃去七八百如袁大有其人者有是
哉兵之無法與將之無律抑至此乎夫各處
募兵甚難而民力已竭兵之逃也所累在地
方遼左需兵甚急而望眼幾穿兵之逃也所
悞在遼事且悍卒至七八百譟呼而行揚揚
馬上操弓露刃莫敢誰何又與往日之魚驚
鳥散而潛跡匿影者不同此一去也果能枵
腹以長往耶抑肯忍饑而待斃乎小之必爲

劫掠大之必爲聚哨甚至斬木揭竿事恐流
毒無已嗟嗟大澤一呼四方嚮應漁陽戍卒
可爲殷鑒是臣子不忍言者誰厲之階以至
于此大有詭其說爲之解烏能逃溺職之罪
可慮者此風一倡人皆效尤各處募兵有將
啓行有已在途使統領非人安知不爲大有
之續耶如懲徃以毖來惟有慎選領兵押兵
之一着耳大都領兵官或殘酷寡恩或侵剋
叢怨或鬪茸不才爲部卒所擲揄此領兵之

過也及詢領兵各官卒多後言有謂召募已
完纔令統領未識軍一面者有謂明知兵馬
不堪不得不吞聲者有謂曾稟兵馬之不堪
譴責且橫加者諸如藉口未必盡真盡質此
又非領兵之過也今而後領兵之官必用募
兵之官將與兵兩相習也須擇其廉慎素持
才幹優爲者以委之勿以庸劣充數每至督
發各兵再委押解一官令其抵關而返如係
某道所募之兵卽令某道之中軍以押之係

金華通志卷之四十四
三十三
總兵所募之兵卽令總兵之坐營或旗鼓以
押之在各官以見任見用之身必有所顧惜
而不肖之心自息在各兵知見任見用之官
必有所畏憚而無賴之念自消凡一切兵馬
噐甲之類如有不得當者在各官易于稟請
在各道鎮易于允行在臣亦易于責成不然
始之不慎委非其人直至事體決裂卽梟領
兵不效者之首以懸之藁竿于法得矣何濟
于事乎近日陝西之募兵等耳如部復差與

陳進忠諸弁領兵甚少逃兵甚多不至于袁
大有者幾希如張效祖所領之兵一千四十
餘名原有同知李備以押之逃脫者僅三名
病故者僅一名本官體恤其饑渴節約其糧
餉抵關尚有剩金盡其數以散之官無人不
踴躍出關不勝其醪續之感者亦足以爲押
兵得人之明驗也臣鎮雲中之時其調募之
弊臣亦備嘗之矣不敢不效其一得以少救
于將來耳伏乞

勅下兵部速行查議逃兵作何緝捕袁大有作何
究處其領兵與押兵各官作何委用如果臣
言不謬卽爲議覆施行庶無法之兵與無律
之將稍知懲戒而地方亦藉以無虞矣

○通政使司通政使姚思仁題爲逆奴敢肆辱國
敷天義切同仇

聖怒未昭羣心共憤懇乞特奮

乾斷大張撻伐以雪國耻以壯國威事臣于五月
二十九日接到經畧遼東熊廷弼疏爲逆榜

招降詬侮無狀謹錄呈

御覽等事臣看係邊情卽時封進外再讀副本及

奴賊榜文中間稱金稱國稱汗稱朕自言爲

天所佑中國爲天所恠諭各將卒城堡歸降

各屯堡人民縱投山海關西我兵不免隨後

就到又不如投朕保全室家未復有昔日宋

徽宗納遼叛臣以致天恠徽宗欽宗父子嘗

受些須苦難規例見在等語臣讀之未終不

覺搥胸頓足拍案拊几仰天而呼曰我

祖宗重熙累洽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天下乃一
旦爲逆奴汙詐至此乎我

皇上持盈守成四十餘年久道化成之天下乃一
旦爲逆奴侵辱至此乎不磔其屍懸其首食
其肉寢其皮至死不瞑目也臣且如此以爲

聖武如

皇上英明如

皇上一聞鳥語獸音當髮指皆裂立

御便殿召對大臣盡發封章開宣鬱滯下興元罪

已之詔悲怨痛切以收人心頒輪臺悔過之書真誠質實以回天意發內帑之積使士飽而馬騰罷不急之務毋舉羸于時訕喪師者斬蹙國者斬嚴失律失地之條斬馘者錄陣亡者錄作死事死綏之氣以至補大寮下臺諫畏天變悲人窮凡可以壯我敵愾固我封疆者計當卽時卽刻盡舉盡行臣食不下咽目不交睫延頸而望傾耳而聽至今已三日矣寂寂無聞杳杳莫測九閻之崇嚴者如故

章疏之壅抑者如故內帑之吝恡者如故軍
政之廢弛者如故銓印之塵封者如故法署
之盡虛者如故地震河竭若罔聞知物恠人
妖畧不經意是隱忍于苦難之受而甘心于
徽欽之續也愚臣不知其解矣且臣無暇高
論卽如靖康之世有一日不與大臣面相晤
對否有一事不與邊臣面相商確否然猶天
怒人怨禍惡稔盈九族北轅六宮蒙垢流離
于兩河道上飄泊于五國城中衣冠染腥羶

骸骨沉沙漠自生民以來未有受辱受禍甚
于此時者逆奴乃敢引爲規例橫肆嫚言視
今日爲何等時視

皇上爲何如主昔人有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
主辱至此臣可以死矣爲此忠憤所激死不擇

音伏願

皇上同日月不遠之復發雷霆奮迅之威親賢遠
奸賤貨貴德練兵選將掃穴犁庭梟奴兒哈
赤之首于藁街磔李永芳之屍于西市雪耻

酌百王除兇報千古豈不快哉若復含垢納
汗包羞忍耻竊恐戎馬不在夷虜而在郊畿
干戈不在邊關而在衽席禾黍生于宮墻銅
駝棲于荆棘臣有不忍言

皇上亦有不忍聞者矣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
人侮之惟

聖明留意焉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悍酋逆榜駭目遼軍
苦狀酸鼻祈速

勅發賞併議加銜以神鼓舞以圖殄滅事職連日
接得經畧遼東熊廷弼爲官軍勞苦一疏其
間所叙者不惟做工苦修築之無休而設防
之暴露經歲不惟操練苦什物之未備而薪
米之騰踊難支愈描愈真一字一淚因思

皇上仁覆四海澤被萬姓此孰非在宥蒼生何非
在邊將士驅之鋒鏑之下不遺之旦夕之安
雖欲其禦敵實委之嘗敵耳况在彼部道鎮
將同知通判諸臣臂力幾竭心血幾盡徒俟

結局而課績不思當機以加旌甚至微有斬
獲阻于用夷而不得叙積有勲勤限于援遼
而不得薦隳豪傑之氣而長觀望之心莫此
爲甚徒知遏彼敵鋒而不知勵我戎士毋乃
不可乎何物狡酋乘機鼓煽逆榜橫加巖

天朝自號後金例我衰宋諄諄于天佑天惟惓惓
于保身保家職見此極驕極橫無日無天小
視我國家大辱我君父不覺氣滿中臆髮上
指冠誓與賊決此生死不與賊共此天地雖

書生不習兵事未遂請纓而武臣有在邊疆
敢爲借箸卽狡虜不志玉帛浮言動衆而

廟堂當發賞賚加意安邊夫賊以妻子之念動
我軍而我軍之不動念于妻子之無養者無
如犒賞賊以家產之念動我軍而我軍之不
動念于家產之無存者無如犒賞賊以生命
激我軍之動念而我軍之念不以生命之不
保動者無如犒賞况前歲之

欽賞旣繼此無聞政府之請發空傳到彼處何不

于此官軍困憊之際以激勸人心虜榜眩惑
之時以發揚士氣安在所謂重賞得士而上
兵伐謀也乎况遼之地何地也今日之時何
時也東西合謀有據屯堡搶掠疊聞人人如
卧漏舟在在如居焚棟兵馬日催而難集糧
芻日運而不休是平日以斬馘獻俘爲功者
此時以乘城登陴爲功往日以衝鋒陷陣爲
功者此時以飛輓轉輸爲功有勞無逸以日
爲歲爲遼臣者不亦難乎雖邊臣久考績加

級原有定額而劇陞困苦累歲當布

特恩則夫按其資俸淺深酌其事體繁簡或就年終甄別或照援遼近例應進級者進級應加銜者加銜服色一新精神百倍迨奏平定之勲另行崇報之典此又獎勵勞臣戮力疆場之一大機括也伏乞

皇上赫然震怒毅然振刷趁此逆榜方肆我軍正憤之一時速

勅該部多發金錢廣行犒賞更于文武諸臣有事

於遼者大破常格

欽賞而外各加授爵級有差將見雨露自天歡聲

皇土報埜有不拔劔斫地奮勇殺賊永堅效死之

心共憤同仇之義者又非人情也不則奴酋

一廝養之卒李永芳一降虜之狡抗衡

皇靈蠶食夏土已見倒冠履而損國威益又辱加

於主罪通于天猶不思鼓動師武臣力搯其

喉咎其背犁其庭掃其穴殄滅之使無噍類

則亦成何體統成何世界四夷不笑中國無

人青史不錄國勢不振哉職昨疏已就稿見
皇上于經臣疏已蒙發票解銀犒賞真是當厄之
施適時之救不勝手額爲危遼稱慶計必

渙頒諒無停滯迺細閱票語止及賞賚而未及加
銜恐非所以神鼓舞壯敵愾也輒敢再獻其
芹曝之一得如此統惟

皇上爲封疆社稷幸留意焉

○專督遼餉侍郎李長庚題爲守藩爲滅賊大機
糧料實關急務謹申飭僱運之法以應亟需

事該臣自去冬出關今年二月初四日始還
天津料理海運隨因遼餉告竭兩奉

嚴旨臣職司所在驚懼無地一面席藁待罪一面
催發船隻隨據天津司道呈報于二月十七
日將去歲遭風停泊船一百八十隻盡行開
洋又據登萊二道節報于二月初二日等日
二府發過糧船三百七十餘隻又據天津司
道報稱天津新運于二月十九等日祭船開
洋新議北岸亦發二十舟以試其道各去訖

續據海蓋道副使康應乾同知張文達等報
稱節次收過天津糧九萬一千餘石登萊糧
一十一萬餘石其北岸船隻俱已到套又據
寧前道報稱芝蔴灣船十隻載糧二千五百
一十五石亦到三岔河交卸訖夫遼左事係
安危三軍枵腹臣髮膚可捐敢爲羈縶第南
岸道遠往返迂迴北岸創行人情畏憚而淮
上之船雨少河澁止到一百六十餘隻每日
裝運催行無柰三四月間亢暘風作無日無

之四月中旬風始平定臣建竿于門由津至
蓋置郵設官見風利南則催舟發南岸見風
利北則催舟發北岸交卸之處差官立等回
空以便再運而海口所利之風至前途轉風
之所未必同也去舟所利之風回空之舟未
必利也每發一次之舟寢食俱廢顛望回音
數日之內豈無一陣狂風每見風起而心膽
碎矣催之太急懼如去歲之遭風催之稍緩
懼如近日之悞餉因臣才智之駑而心力實

皇十
不敢不竭也日准經畧咨爲守瀋逼近賊巢
糧運遲悞可慮內稱牛騾已多出關海船已
多抵套據查蓋套積糧七萬八千餘石未見
運動遼陽車輛俱在鞍山等候無糧可裝等
因以致經臣親至海州查催斯臣之責也致
煩經臣之心切隳焚王師駐瀋賊勢日蹙文
武將士同盟協和剪滅有期普天跂待臣叨
舟車之任竭蹶常恐後期祇候淮船到有次
第天津截漕召買等糧發完一運便當趨赴

海蓋親爲督催謹有目前催趨事宜屢疏所
已言者再爲申明以爲激勵人心之助耳
一曰道臣之當補經撫臣疏已詳之矣臣曾有
疏將遼東直隸山東淮揚各道俱加管理餉
務職銜蓋臣等之施行金復各道分地考成
臣部已經定議而先無分地之官何以施其
考成乎其淮徐道加銜一節關係淮上截漕
三十萬之海運此時行之已遲并望
皇上之速賜俞發也

一曰牛騾之當恤該臣出關會議一疏原議騾車并夫至廣寧牛隻比照買馬事例及關而止會同督臣行永平道議定順帶糧石及每日料草行宿程途開載一單摘令原解數名趕送後因沿途報有倒踏各司道申請行本地差官并牛夫出關押送彼時直隸牛已到關上行永平道于原議外多責數名以往移文三省自後委官押解而支發料草則關外府佐驛站各官之責也隨接撫臣手書亦云

發到牛隻關外各驛站官如不用心喂養卽
長解夫亦柰之何茲已責令將備等官親自
驗料草管糧官周流查看在守巡二道已派
銀差夫而廣寧三等不堪新兵不可趕牛設
輜重一營專管領牛運糧之用自此法行而
牛隻損蹄者日見其少矣又據廣寧孫同知
呈詳蒙撫臣查得原派千輛之車廣寧派三
百輛寧前派一百輛遼陽海蓋各派三百五
十輛法令之嚴奚啻三五乃經臣前疏稱有

牛而不肯餒督臣之咨謂壩州等處車已出而復還撫臣之咨謂騾夫將大車藏寄改小車以運順帶之糧承委府官因票無留用字樣遂聽之歸固二道缺人而府佐怠緩至此何以追其責也近聞騾夫將騾故意餓倒以圖入關夫騾之價重而性耐勞倒損虧額後運何恃騾夫原受安家甚厚必須嚴查料草短少出于委官驛站責令賠償出于騾夫卽拘究罪行原籍追其安家而總以倒損之多

少定府佐之查叅尤目前第一義也

一曰程限之當定運道有陸有海而海有天津有登萊有北岸有芝蔴灣有淮揚等處不同而同受于海蓋遼陽二道除前已派定外而山西山東河南續到騾牛當聽撫臣多發二道自蓋套至遼陽定爲幾撥某府佐司之自遼陽至瀋陽定爲幾撥某府佐司之每撥用牛騾若干每日運若干大約撥密運速而力又可舒該道酌爲定議不及程數者先以功

令懲其府佐官員儻道臣不爲查舉則道臣之責當有攸歸也

一曰關糧之當發山海關積糧四十萬陸運有限爲數不多臣與督臣計之關糧未發則真保薊密之糧止可自運以赴芝蔴灣不得壅積關門以防爛泄其芝蔴灣一道寧前道臣力任議開至去冬而議始定所造之船閱臣親見其堅固合式而苦于匠役之少則募之關內及海蓋地方臣與督臣之任也水手之

少題募于江浙則二處撫臣之任也至于由
津徑抵葢套原未經行乃去歲天津遭風五
船飄入北洋三日抵套臣聞之加與優賞後
至關外與經臣言及深以爲便因詢海葢道
得水手高承宗曾經漂洋一次今春天津司
道令同五舟以爲嚮導委官鄭登雲等押舟
前往而一時願隨者共四十舟俱已抵套茲
又委黃胤恩押沙船以往矣此道最爲稱捷
但大洋之中必得三日長風方可以到此則

仗

國家之威靈俾效順于海若俟其行之漸廣到者益多臣方敢另爲疏請近督臣行永平道查開南海口抵套之道而閱臣疏請沿海有舟之家能運一千石以上者加守備職銜一萬石以上者加叅遊職銜正爲此道而設也所當力爲舉行矣

一曰收卸之當速夫遼餉二百萬以每舟載五百石計之須得四千舟始可完二百萬之運

而臣所造催津船二百隻淮沙船五百隻耳
津登兩處分用之尚未全到非回空之速何
以完此多數故須遼左收受之官于議定近
便海口作速收卸勒令回空庶可數運又今
歲之運幸保平安而天津之舟在桑島報損
二舟利津報損一舟抵遼岸者報損八舟登
萊報損四舟而天津空船至登州遇風陸續
報損二十餘舟有人船俱失者一舟之損補
造實難則江浙協助之船屢經題明所當速

解是望于二省撫臣及司道之濟發也

一曰派運之當嚴臣原派山東六十萬淮上三

十萬天津六十餘萬猶不能足二百萬數遼

兵移藩從此漸進則守者益廣備者益多在

淮上已設專道料理雖遮船久未涉海而多

造催淮沙二船徑達蓬萊有近且賴廷聘等

空船屢行不聞有險而膠冒之議惟在多助

東省以船也山東之派雖多議以解京本色

盡改折色而佐之事例允復粟生以示信于

人并挽往歲之南販者歸于北亦可全完且海道最近比之津運每石可省運價銀一錢以上將所省運價加值召買本地商民必有應者既令山東之民受多運則宜令山東之民得厚值實鼓舞之微權也總至年終比其完數則省直司道不得輕視考成之規矣

一曰功令之當實夫搜括之方勸懲之典諸疏備矣而徵解運發未見其前者則以未嘗實舉有禪餉務者一人而用之有悞餉務者一

人而懲之也如臣不堪任使屢請嚴譴不蒙
聖鑒夫法行自上對賢雖最國威以無所不
皇上不譴臣何能完此二百萬之數自後糧餉派
定運之有悞望

皇上先斥微臣而隨以分地之法考成司道人心
知警其各處有司首倡義舉者自處加派不
累小民者牛騾勸借得宜糧餉搜括獨蚤者
以及海陸二處南北二岸効勞捐貲人等查
其運糧數多係文武官員者優陞實銜管事

係儒吏軍民者照臺臣所議新餉事例准其
開納雖微必錄有令必行則賞必逮下之意
也而臣于此尤有請焉海陸運務臣自肩仔
之無辭矣而科臣條議及臣原疏所請巡餉
御史蓋恐徵解之羈緩接運之踈悞錢糧之
混淆得一臺臣共事查叅彈壓尤易見有巡
漕巡倉之例可援已經覆允諒議差衙門自
當速請不敢復贅惟是臣愚以爲餉務之重
不減于兵處餉之難更甚于兵兵可按籍而

徵也有餉何憂于兵之不至哉餉則取之脂膏也試之風波也踣之道路也無兵慮在外弱無餉慮在內潰臣縱不敢惜一身以累中原而竊恐失一身以誤軍國各處司道諸臣腹裏者以安靜爲職掌邊方者以兵馬爲專司其視餉務爲分外附麗之事無一人肯以身設處臣地者一糧一料不抵信地經臣得以問之于臣臣不問之諸臣將誰問者查得前東征督臣邢玠海運圖說內云募船于淮

浙添造于津莫買驟于北直六府搜車于遼
左五道多方曲處以濟水陸不及當日以屬
國之故徵調徧于天下遼左咫尺此際
神京所係尤重矧遼左當日用本地自到之車
可以供朝鮮而今日以省直解到之車不能
供信地復何以自解耶去歲有津船之遭風
也有火噐之多運也有舟車之不至也今數
者皆無可諉正諸臣齊心戮力之秋矣遼兵
守藩事在垂成臣職專糧餉謹以屢疏所已

請者再加撮要申飾上請伏乞

皇上念兵食相需速發臣疏凡一應關內關外事
宜俱照臣部前議分地責成一疏各省直司
道督撫諸臣一體遵行臣當獨任其怨願諸
臣共受其勞萬萬不可再相持于文字唇吻
之間臣不職自應譴斥以謝諸臣諸臣有悞
則前疏覆明亦不得獨以罪諉臣也

○錦衣衛帶俸指揮使楊光夔題爲奴氛益熾

聖怒宜昭自計宜早當思協力之由以圖雪耻之

皇言通 卷之四十四 五
效以壯國威以遏亂形事職前閱邸報遼東
經畧熊廷弼疏云官軍勞苦真堪痛哭職讀
之而心如焚然此猶懇恩慰勞以示鼓舞也
及閱逆榜招降一疏奴賊狂悖殊甚且引徽
欽二帝聊受苦難爲今日規例詬極侮極職
讀之未竟而心復欲裂嗟我

皇上聰明神武豈堪外侮至此極也夫當全盛之
天下值小醜之橫辱

皇上豈能不奮小醜橫焉肆侮必有以窺中國之

虛實而恃我無以制其死命

皇上又豈能不憂

皇上一奮則羣心莫不感激此情也理也亦勢也

切覩

聖諭勅中外當事諸臣尚勵同仇之義協力齊心

亟圖殄滅以雪國耻大哉

王言真切于憤恨而不自暇逸者矣職覆思之協力何由而雪耻何自哉邇來邊臣廷臣合詞

單詞懇臨

御便殿召見廷臣面商雄畧應時裁決以濟急着
而若不聞懇亟點冢卿速推遼東一時併缺
王言道臣與經臣擘畫相資共圖殄滅而若不聞
懇大發帑金救饑軍餓馬鼓一時裹革之忠
望備奏目前凱旋之效而若不聞有此三不聞而
遼事尚忍言乎豈猖獗奴賊可以空言撲其
逆焰而中外臣工可以無米炊可以臆決勝
乎且奴酋志不在小近聞送宰賽回家令伊
將兵此其叵測情形亦岌岌矣故職謂

皇上之三不聞果安于自危則無此情也不安于

自危而安于三不聞又無此理與勢也况時

事孔棘非特遼左爾也奴酋發難九夷蠢動

逃軍饑民在在掠劫不特遼左缺三道已也

樞垣政府落落晨星邊鎮法司寥寥員缺又

不特奴氛昌熾已也風霾地震處處見告物

恠人妖種種迭覩

皇上尚視今天下爲何時耶情迫勢窮存亡判于

呼吸誰真當其不利者而

皇土尚不急圖之乎故職願

皇土早爲計也及今御便殿以

皇上斷還除

皇上憂及今點冢卿以

皇上官還辦

皇上事及今發帑以

皇上財還養

皇上士是一臨御而省積案之奏請一下用人之

人而開衆正之彙徵一渙紅朽之儲而早省

中外轉餉之煩費精神一振榮衛貫通天下
士各竭才力以答

聖主遼左官軍無不踴躍思奮經臣亦得壯膽以
圖剿滅而奴頸可繫

闕下禍亂形機從此消弭天人災變從此轉移
是則所謂協力同心以雪國耻之實也安內
攘外計孰便此職親臣也非不仰體

聖心爲此瑣聒第自奴難無一飯不在三韓寧獨
忠義之竊聞更關休戚之公共情激于不容

已敢拾廷臣餘吐而瀆之公共辭感于不容

天聽焉也彼却策自及獲無一適不吾三韓寧

皇對仗指獲野地鄰驟引也非不咍

皇長恨也臨對衣同以雲國坤之實也交肉

關平斷屬沃熱於地也既天入災變於地轉逐

皇圖博熱而效煎石漿

聖主感空官軍無不勳戰思奮發也亦將哉觀以

皇士各散木水以客

中必轉暗之飲費蘇頓一試榮流貫斷天不